

小說

中國新文學叢刊

茅盾 葉紹鈞 蕭軍 蕭紅

郁達夫 王統城 宋自清

沈從文 許傑 端木蕻良

蕭軍 蕭紅 端木蕻良

小引

新文藝運動的前驅，要推小說，可是在新青年雜誌的時代，大部份的創作小說，還不脫鴛鴦蝴蝶派的窠臼，而且描寫黑幕以引人入勝，還設不上文學的作品。到新青年新潮等雜誌的時候，創作小說漸漸地多起來了。在民國十年，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大事革新。小說月報在從前所登載的，不是才子佳人的小說，便是瓜架荳棚的掌故。那時卻成爲新小說的中心，差不多一切文學研究會的鉅將，都是在這本雜誌上露頭角的。文學研究會因爲是最早提倡新文藝的團體，一時濟濟跼跼，人才極盛，如葉紹鈞（聖陶）謝婉瑩（冰心）許地山（落華生）王統照等，都博得一般青年們的嚮往。後來又出了文學週報，其中大部份的寫作者，也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國內的新文藝團體，文學研究會可以獨執牛耳了。會員的作品，差不多全由國內的大出版家商務印書館出版，自然勢力也非常雄厚。那時和文學研究會站在相對地位的，是創造社，兩方面的人才也很相像，可以說旗鼓相當。但是創造社的作家，富於熱烈奔放的感情，兼有浪漫頹廢的行爲，爲一般保守派的人士所

不喜。而文學研究會的諸家作品，尤其在小說方面和平中正，彷彿深得中庸之道，大概老先生讀了也不會有什麼非議。在這一點上，所以文學研究會的作風，一時彌漫了民國十三四年的中國中等學校裏。

文學研究會的主張，據一般人的意見，以為文學研究會是『爲人生的藝術』和創造社的『爲藝術的藝術』是對立的。這一個理論，當然也有一部份的理由。在文學研究會的發起宣言裏，他們提出了三點主張：一是聯絡感情，二是增進智識，三是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這三點主張，是很空泛而平淡的，因為他始終沒有說明他們著作的目標，我們也不能從這裏看到他們共同的主張。我們還是看他們自己怎樣說。沈雁冰（矛盾）是文學研究會最早的發起人，也是關係最深切的一位。他給良友圖書公司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的小說一集，在導言裏這樣說：『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自始即不會提出集團的主張，後來也永遠不會有過。它不像外國各時代文學上新運動初期的一些具有確定的綱領的文學會，它實在正像它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個著作同業公會……同時也因為只是著作同業公會的性質，所以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從來不曾有過對於某種文學理論的團』

體的行動，而且文學研究會對於它的會員，也從來不加以團體的約束；會員個人，發表過許多不同的對於文學的意見，然而團體只說過一句話，就是宣言裏的「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這一句話，不妨說是文學研究會集團名下有關係的人們的共通的基本的態度。這一個態度，在當時是被理解作「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的現象，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這個態度，在冰心、廬隱、王統照、葉紹鈞、落華生，以及其他許多被目爲文學研究會派的作家的作品裏，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來。『從沈雁冰的話裏，我們可以知道，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在有意無意之間，的確是向「爲人生的藝術」路上走。但是文學研究會的份子也太龐雜了，到得後來，經不起時代狂浪的衝擊，它不特離開了最初的主張，而且作家也分化了。就是沈雁冰自己，他的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跟早期文學研究會的長篇小說一葉（王統照作）相較，也要爽然自驚吧？

文學研究會的成立，時期在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十一月，地點是在北平。它在最初，發表過一篇宣言，由周作人、朱希祖、耿濟之、鄭振鐸、瞿世英、王統照、沈雁冰、蔣百里、葉紹鈞、郭紹虞、孫伏園、許

地山等十二人署名，宣言是由周作人起草的。一時加入的頗形踴躍，上海和廣州先後成立了分會，也出過刊物。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革新後，兩個主編者沈雁冰和鄭振鐸，都是文學研究會的主要人物，所以小說月報更成了文學研究會活動的中心。到了國民革命北伐的時候，文學研究會的份子既然分化起來，當然分道揚鑣，文學研究會已真的像一個著作同業公會的模樣，它那出版的東西，也不像先前那樣豐富了。小說月報也漸漸成為國內新文藝的中心雜誌，不復是文學研究會會員的舞臺。一二八的炸彈，結束了小說月報，也結束了文學研究會最後的陣營。到北平的文學季刊（立達書局）和上海的文學（生活書店）出現時，已另換一批面目了。

文學研究會的人物，主要的都被收羅在本編裏，兩位女作家冰心和廬隱，因為另有丁編，暫且割愛。我們現在依次介紹下去吧。

葉紹鈞，字聖陶，江蘇吳縣人，早年的生活完全在小學校裏執教鞭，所以他的小說描寫小學教師最深切，從幾本短篇集和長篇的倪煥之裏，都可以看得出來。他是一個多產的而且前進的作家，在文學研究會中，可稱白眉，他的小說，反映着小市民智識份子的灰色生活。他站在客觀的立場，用

寫實的手腕，冷靜地描寫着卑瑣的事跡。他的作品，有隔膜、火災、線下、城中、未暇集、倪煥之（長篇）等。這裏選了飯和湯先生在難中兩篇。前者寫鄉村小學的教師，後者寫小鎮裏醉生夢死的小市民，都恰到好處。

茅盾，即沈雁冰。他在主編小說月報時代，只是一個文學的介紹者和批評者，自己很少創作。可是從事國民革命失望歸來，首先用了茅盾的筆名，在小說月報上發表滅幻、搖動、追求，即三部曲。一時震驚了文壇。他的短篇集紅薔薇和春蠶，也很有名。兩三年之前，又有長篇子夜出版，彷彿爲事業的奮鬥，使他成了一個多產的作家。這裏選了創造和詩與散文兩篇。蒲平據說也是他的筆名，確否待證，可是這裏選的石碣，雖是舊皮囊裝的新酒，作風卻很像他的手筆。

許地山的筆名叫落華生，他是一個研究宗教的人，他出過短篇集綴網勞蛛，現在有時也仍舊有作品發表。他的題材和作風，很有獨樹一幟的意味。在他的作品裏，他寫出他所認爲合理的人生觀。本編裏選了他的作品三篇。

王統照是山東人，可是他初期的作品，筆調溫柔，追求着人生的真意義，憧憬着美和愛，頗不像

齊魯人剛強的氣魄。他的長篇小說一葉，就在他的理想裏創造出來。這裏選了他的一篇遺音，也可以窺見他的作風。

鄭振鐸以他的大作文學大綱著名，他主編小說月報多時，總管筆政，不啻文壇上的祭酒。他自己的短篇創作家庭的故事，誠如題目所示，以描寫瑣屑的家事見長。這裏的兩篇，全是從那裏選出來的。

朱自清，筆名佩弦，以詩人的姿態，出現於初期的文壇。他的散文和小說，同樣地富有詩意。這裏選的一篇別，實在是優美的隨筆。

徐玉諾也以詩人的姿態，出現於初期的文壇，寫了一本詩集將來之花園。他的小說，因為像詩一樣寫法，缺少緊密的組織，可是帶着熱情和真率，另有一種風味。

許傑是浙江臨海人，他的故鄉，是浙東未脫封建社會的地方，那裏的一切，正是他創作的題材，而且寫得很逼真。他的慘霧，寫兩個村莊的械鬥，氣魄非常雄厚，結構也很緊密。他在民國十四年以後，放開了農村生活的描寫，去寫都市中流浪的青年了，可是並不見得成功。

趙景深以介紹外國文學而成名，他曾翻譯柴霍甫的全集和安徒生的童話。他的短篇小說集叫梳子花球，本編內紅腫的手就是從那裏選下來的。

羅黑芷是湖南人，他的短篇創作，在小說月報和文學週報上發表的很多。筆致非常細膩，從這裏選的兩篇裏，也可以看出。

彭家煌，湖南人。他和羅黑芷一樣，在國民革命之後，因為遭逢不遇，抑鬱而死。他以純客觀的態度，描寫鄉下地方的人物。尤其是那篇慾惑，可以稱得上那時的傑作。

汪靜之是安徽人，他以蕙風詩集而成名。他的小說耶穌的吩咐和翠英及其夫的故事，也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這裏選的人肉，是洪楊亂時的故事。

本編的材料，大致如此。文學研究會的諸家，作品當然不止短篇小說；就是短篇小說，也當然不止這幾個人和這幾篇。可是篇幅所限，只好揀出公認最成熟的東西，以公同好。至於取捨未能盡愜人意，那只能說『見仁見智各自不同』吧了。

編者

目次

小引	(一)	編者
飯	(一)	葉紹鈞
潘先生在難中	(八)	葉紹鈞
創造	(二三)	茅盾
詩與散文	(四六)	茅盾
石碣	(五八)	蒲 寧
黃昏後	(六三)	落華生
綴網勞蛛	(七三)	落華生
命命鳥	(九〇)	落華生
遺音	(一〇四)	王統照
三年	(一二二)	鄭振鐸
書之幸運	(一二四)	鄭振鐸
別	(一三四)	朱自清
祖父的故事	(一四〇)	徐玉諾
慘霧	(一四九)	許 傑
紅腫的手	(一八一)	趙景深
醉裏	(一八七)	羅黑芷

目次

二

在澹露裏·····	(一九一)	羅黑芷
請客·····	(一九七)	彭家煌
憇息·····	(二〇四)	彭家煌
人肉·····	(二二〇)	汪靜之

飯

葉紹鈞

『現在是上課的時候了你們的先生呢？』

兩間屋子，已經上了年紀向前傾斜，如人佝僂的樣子。門前是通到田岸和村集的泥路。這時候正是中秋的天氣，淡藍的天空浮着鱗紋的白雲。朝陽射在幾棵柳樹上，葉色轉成嫩綠，像是春光裏所見的。平遠的田畝裏，稻穗和稻葉一樣地輕，微風過時順風偃倒，遂成波紋。更遠的村樹像一個大環，靜穆且秀美。微微聽得犬吠，這真是詩人的節令和境地呵！

可惜住在這裏的都不是詩人，屋子裏六七個孩子正抱着不可推想的恐怖呢。入秋水漲，他們的田裏盛着過量的水和河水併了家，露出水面的稻止有三四寸長。他們的父母整天愁歎；或者說，『餓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

孩子們很以為奇，有的說，『我們種田的，怎會餓死？』父母說，『你不見稻全浸在水裏，一粒穀都沒有結實麼？』有的說，『去年很多的穀若不糶去，今年就好了。』父母說，『誰歡喜糶去？你懂得什麼？』更有有的說，『我們不要到學校，大家拚命踏水車，把水車了出去就得了。』父母說，『車到那裏去呢？河面同田水一樣平了。』於是孩子們相信自己的見識不及父母，餓死就在眼前是千真萬確的了。他們想，『死像睡眠一樣模糊且黑暗。被他豪住的時候，飯是吃不成了，玩也玩不成了。並且不能動一動，大概被什麼東西縛着，不知幾時才得解開。』

他們想得異常害怕，因為餓死究竟是什麼滋味實在不能料定，然而牠一定要來了！他們不自覺地放掉平常的態度，似乎互相追趕並沒有什麼意思，提高喉嚨大喊也覺得不大高興，反而靜默地坐在室內低低講捉蟋蟀的經歷，聲音裏含着驚恐且煩悶的氣息。

靠左一間屋裏架着一個牀鋪，赤裸的一張桌子靠着牀頭。牆角堆着鍋竈瓶罐薪柴等東西，一切埋藏在陰暗裏，不能見清楚的面目。止從不到尺方的壁洞裏射進斜方柱體的陽光，照在地上顯出高低不平的泥土。一道板壁把兩間屋子分開。右面一間卻光亮得多，兩面都有板窗，現在正開着。板壁上一塊小黑板歪斜地推着。十幾副桌椅，一張破舊的長方桌外，屋內更沒有別的東西，也擺得不十分整齊。

六七個孩子就坐在那些椅子上。他們都歪着身子，面對着面，講那捉蟋蟀的事情。起先聲息很低，講了一會，他們覺得世界上止有蟋蟀了，便起勁起來。一個孩子拍着桌高聲說：『好一頭大蟋蟀！他在玉蜀黍的根的近旁，這麼一把就被我按住了。以前的三頭都被牠咬得要死。牠……』

這個當兒，從黑板旁邊的門走進一個人。孩子們瞥見，齊對他看，高聲講蟋蟀的也就自然地停了。聲音。他們對於這個人有點兒知道，但是不大清楚。他們的父母這樣說：『這位先生很有點力道，他在衙門裏出進，時常同縣官講話。』又說：『他是管先生的先生，先生還怕他。』他們所知於他的，止有這少許了。可是他們並不覺得他可怕，他一身耀眼的衣服倒是很好玩的。

這個人走進室內，隨意看了一眼，忽然眉頭一皺，目光四注，似是偵察而帶忿怒的樣子。隨着發出鄙夷的聲氣問學生們，就是篇首的兩句話。

吳先生一手提着方的竹絲籃，籃裏盛着雪裏紅，豆腐，油瓶等東西，一手提着一條長不到八寸的醃魚，從爛濕的田岸匆匆走來。他瘦削的面孔紅到頸際，失神的目光時時瞪視他的前路，呼吸異常急促，竟成喘息。原來他已得了消息。一個婦人告訴他：『你須快一點走，管你的那位先生來了，我剛才看他向學堂走去，他的船就停在東柵外。』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使他周身起一種拘攣的感覺，腦際全沒有意念。他兩足急急的搬動，眼睛的頻頻前望，似乎並不出於他的主宰。

吳先生能得在兩間屋子裏當教師，很不是容易的事。他由一位紳士懇切地介紹，才得在學務委員處記

個名。一綫的希望就在他腦子裏發起芽來，專等後繼的好消息來到，他本來處一個鄉村的館地，一節有五千錢光景的進款。家計的擔子壓在他肩上，使他覺悟決計支持不下，非得換一條路走不可。新的路已在前面了，他怎不希望着呢？

這麼希望了一年，夢裏也不會想到，學務委員竟寫了一封信來。裏面的話是叫他到他家裏去，有事面談。這分明是紳士的懇切的介紹發生影響了。他把這封信攔了又看好幾回，自信料想不錯，就得趕緊去才是，但不免懷着一腔的餒怯。

他第三回去的時候，那位學務委員居然在家了。於是他坐在客廳下首的一把椅子上，止點着了一邊，上身前俯，保持全體的穩定，他的眼睛本是迷朦的，現在又止顧下注，或者他所處的客廳和對話的那人都沒有看得清楚。那位學務委員穿着汗衫，斜躺在藤椅子上，右手枕着頭，眼睛斜睨着他。鄙夷的思想，忽然來襲學務委員的心，不知爲什麼，總覺吳先生不適於自己的眼光。他不情願的樣子說道：『教小孩子不是容易的事呢。』吳先生汗珠被面，全身感覺不安，心想這確是不容易的事呵，便發很輕的顫音答道：『是。』

『鄉立第二國民學校缺一個教員，我想叫你去——但是你沒有進過師範學校吧。』

『沒有。』吳先生異常懊悔，但問句逼迫着，不由得不得回答。

『那就爲難了！該校學生都是鄉村人家的孩子，教員不懂得教授法，簡直不會有效果。』

室中靜默了一會，吳先生卻聽得自己的脈搏儘管響了。他好容易鼓着一口氣，努力地說：『講教授法總該有書籍，我可以買一本看看。還願意得先生的指教。』

『再說吧，』學務委員的話就此止了。

吳先生退出來的時候覺得希望的芽遭損傷了，失意引他回到昏暗的路去。他恐怖非常，惟有再去請託那位紳士。紳士替他寫了一封信，由這封信的引導，他又坐在學務委員的客廳裏。

『我本想請一個師範畢業生，』學務委員嚴重的樣子說，『現在既有這封介紹信，我就任用了你。』

『沒有錯，聽得很清楚，他答應了。』吳先生這麼想。他心裏止覺浮澀，回答不出什麼。他的頭顱卻自然地向前俯得更低了。

『我們辦學的規矩，非師範畢業生月薪六元。後天你就可以到校開學去。』

吳先生答應了幾個『是』，便退出來。他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一月以後，他遇見一樁不可解的事故：他到學務委員家裏領薪，拿到了三塊多，還有三塊須待十天以後。可是學務委員叫他寫了一張十元的收據。『何以數目不符呢？』他這樣想。自綏和滿足的心使他不敢開口便問。『我不是師範生呵！外邊師範生多着呢。六塊錢比較以前處館地優裕得多了。』他就把疑念埋藏在腦子裏，帶着三塊錢回去。

小孩們聽了學務委員的問話，三四個發嘈雜的語音回答道：『他買東西去，買豆腐，買葱。』有幾個在那裏匿笑。

『不成個樣子，這時候還不回來。』學務委員喃喃地自語。停了一會，他又問道：『他天天這樣的麼？』

『天天是這樣，他要吃飯呢。』一個拖着大辮子的孩子說。

又有一個孩子說：『我的媽媽有時同他帶買點東西。』

『不要信他，不過……』

一個耳戴銀圈意氣很粗的孩子還沒有說完，吳先生已趕了進來，兩手空着，他的東西大概已在鍋竈旁邊了。他看見學務委員含怒的樣子立在黑板之側，簡直不明白自己應當怎樣才是，身體向左右搖了幾搖，拱手俯首地招呼。

學務委員點了一點頭，冷冷地說：『上課的時間早到了。你此刻才來！』

吳先生頗欲想出幾句適宜的話回答，可是那裏想得出，他的跼蹐不寧的態度引得孩子們吱吱地笑，遮飾是無望了，止得顫抖而含糊地說老實話：『我去買東西，不料回來遲了。』

『買東西！』學務委員的語音很高，『時刻到了，學生都坐在那裏了，卻等你買東西！』

『以後不買就是了，』吳先生不自主地這麼說。孩子們忽然大笑起來，指點着他互相低語道，『先生不吃東西了，先生不吃東西了。』

學務委員覺得吳先生真是個壞教員，越看越不配自己的眼光，因為他不熱心於教育，對職務沒有盡忠的觀念。但是他想到了重要的事情，為此而來的，也就耐着。他站得累了，想得歇一歇，先在一把空椅子上吹了幾口氣，又鄭重地攪起長褂的後幅，恐怕髒了皺了，然後慢慢地坐下來。他右手支着頭，眉頭微微皺着，卻裝做沒事的样子說：『你這裏太不成個樣子，止有這幾個學生！日內省視學快來視察，他見學生這樣少，就可以斷定這是個不良的學校。爲你的面子計，你得去借十幾個孩子來才行，——不論那一家的孩子都好，止須教他們坐着不要動。這本不關我的事，和你關切，所以提起了一聲。』他說完了，左手撫摩上唇，像老人搖鬚的樣子，目光注視着吳先生。

吳先生一身無形的繩索差不多全解除了，覺得寬鬆了好多。溫熱的銘感的心換去了恐懼，興奮到不可說的程度，他雖然不明白怎樣去借孩子，但也想不到問了。他止拱手過胸喃喃地說：『承先生指教，承先生指教！』

他忽又想起：『這不是個很好的機會麼？去了兩回沒有遇見，現在他走上門來了。』一種衝動使他隨口就說：『上月的……』他才覺得不好意思，便縮住了。

『什麼？』學務委員以勁捷的語音這麼問。

『上月的……』吳先生無可奈何，日光不敢正對學務委員，依舊沒有勇氣說下去。

『你儘管說就是了。』

吳先生知不說也是個不了，只得硬着頭皮說：『請把上月未發的半份薪金見惠。』他再也不能多說一字了。

『你有什麼用處呢？』

『吃用都等着這一筆錢呢。』

『你剛才不是買了吃的東西回來麼？怎麼還等着呢？』

『家裏的人——家裏還有三口，我怎能止顧自己，他們等着呢。』

『吃』字的聲浪傳到孩子們耳官格外地清楚，他們看先生和客人談話，本已忘了一切，現在卻被喚醒了。拖大辮子的孩子牽着前坐的孩子的衣，低語道：『聽見麼？先生家裏等着這個人給東西吃，不然，快要餓死了。』

戴銀圈子的孩子不贊成這個推測，斥他道：『先生比我們發財得多，我們的骨頭爛了，他肚子還飽漲呢，你偏要亂說！』

『我們一定要餓死爛骨頭麼？』一個很小的孩子接着問，他有驚怖的眼光。

『你今天回去就沒有飯吃，明天餓死，後天爛骨頭，爛得像爛泥一樣。』戴銀圈的孩子非常得意的樣子這麼說。

很小的孩子不再問了，他已沈入了神祕恐懼的幻想。

吳先生難過極了，他希望孩子們坐着不要動，他們卻非但要動，還旁若無人地亂說，對他們看了幾眼，全然沒有效果。孩子們真頑鈍，他們竟不能感應吳先生的心，暫耐這一刻，吳先生止得把手一揮，含怒呵斥道：『靜！』

孩子們絮絮的語聲像秋雨初收的樣子，零零碎碎地停了。大家看了吳先生一眼，略微坐正身軀，椅子不耐震搖，作咕咕格格的呼聲。

學務委員放下右手，挺直上體，上眼皮擡了一擡，表示莊嚴的樣子，說：『教員不盡職，照例有相當的懲罰，你今天應當罰俸三分之一！』他在衣袋中摸出一塊錢，隨手向桌上一擲，清亮的聲音引得孩子們同時射出

異樣的眼光來。他說，『這是你應得的，拿了去吧。』

吳先生那裏料得到有這麼一回事！欲待申辯，不但話語說不出，連思路也沒有。桌子上雪白光亮的電燈，是一塊大洋呢。他不期然而然地取在手裏，手心起冷和硬的感覺。

一九二一，九，二四。

（原載火災商務版）